

天津古籍出版社

江蘇山東卷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王思禮  
印志華  
徐良玉  
賴非  
蕭夢龍

主編

#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江蘇山東卷



##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總編輯委員會

按姓氏筆劃爲序

王仁波 王炳華 王思禮 印志華 吳 鋼 吳恩揚 吳樹平 〔日本〕佐竹靖彦  
孟繁峰 郝本性 胡海帆 陳長安 徐良玉 徐秉琨 孫藍風 〔美國〕倪豪士  
張希舜 張 寧 趙 超 賴 非 劉超英 蕭夢龍 穆舜英

## 《江蘇山東卷》編輯委員會

按姓氏筆劃爲序

主 編 王思禮 印志華 徐良玉 賴 非 蕭夢龍  
編 委 史寶珍 李不殊 吳 煒 周長源 張容生 黃炳煜  
齊魯仁 劉麗文  
攝 影 王曉濤 史寶珍 徐鐵成 楊志貴  
特 約 編 輯 吳樹平 趙 超  
責 任 編 輯 張 瑋  
封 面 題 字 劉炳森  
封 面 設 計 張守義  
特精裝函套設計 陳 新  
總 校 對 吳樹平  
印 製 負 責 人 胡修章

###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

江蘇山東卷

王思禮 印志華 徐良玉 主編  
賴 非 蕭夢龍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天津市湖北路27號)

北京市通縣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8開 22印張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04-224-1/G·25

(津)新登字007號

## 出版說明

墓誌是中國喪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秦漢時代。在秦始皇陵西側曾經發掘了一處修築始皇陵的刑徒墓地，墓中葬有板瓦或筒瓦，上面刻有刑徒的籍貫和名字。在漢代刑徒墓中出土的墓磚，有的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貫、身份、卒葬日期。從這裏，我們已可看到後代定型墓誌的雛型。東漢殤帝延平元年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和桓帝延熹六年□通封記，幾與後世墓誌無異。漢代隨葬品中流行告地狀，墓葬習俗中有墓磚銘、墓闕銘、神道、墓碑、墓門等，這些喪葬物品的內容和形式，對墓誌的醞釀和成熟，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曹魏時期，武帝以天下凋敝，不許厚葬，明禁立碑。兩晉沿襲了曹魏的措施，武帝咸寧四年下詔對「石獸碑表」之類，「一禁斷之」。但是，人們的傳統習俗很難改變。既然不能立碑，便把東漢時風行的墓碑形體收縮，由地上埋入地下，變成了墓誌。迨至南北朝，墓誌已大行于世，從誌文內容到誌石形制，都有了大體的規範。

隋唐五代時期，中華民族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許多方面，都創造出了超越前代的輝煌成果。墓誌作為一種喪葬風俗文化現象，在這一階段也出現了第一個發展高峰。當時，在喪葬中使用墓誌，已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皇室貴戚，官宦之家，平民百姓，乃至僧尼道士，皆可撰文刻石，葬入墓中。這就為後世遺存下來數量龐大的墓誌。

今天存世隋唐五代墓誌原石和拓本，數量究竟有多少，至今尚無人進行精確地統計。據粗略估計，大體在五、六千餘種至七、八千種之間。對數量如此之巨的墓誌，過去僅進行過某一地區或某一單位所藏墓誌的整理和出版，範圍不廣，數量有限，而且所收拓本基本上是幾十年前的舊拓。近四十年考古發掘中獲取的墓誌，還未曾進行過系統地整理和出版。本書的編輯與出版，目的在於彌補過去的不足和空白。應該說，它是迄今為止匯集隋唐五代墓誌新舊拓本數量最多的宏編巨帙。

本書共收隋唐五代墓誌拓本五千餘種，按收藏地域或單位分為以下九卷：

(一) 《洛陽卷》，共收墓誌三千餘種，裝訂為十五冊。編者在編輯《洛陽卷》的過程中，對洛陽及其所屬各縣的新舊墓誌進行了廣泛地搜集和系統地整理。同時，對出土于本地區而流傳它地的墓誌也進行了必要地徵集和清理。所得墓誌數量之巨，為各卷之冠。

(二) 《河南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為一冊。這些墓誌基本上是除洛陽地區以外的河南省各市縣收藏的墓誌，大多數是近四十年新出土的。

(三) 《陝西卷》，共收墓誌七百種左右，裝訂爲四冊。前二冊所收以陝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墓誌爲主，後二冊以陝西省博物館以外的陝西省各地的墓誌爲主。這些墓誌大部份首次向世人公布，將會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四) 《北京卷》(附《遼寧卷》)，共收墓誌五百餘種，裝訂爲三冊。這些墓誌來源有三，一是北京各大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舊拓本，二是北京地區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三是遼寧地區近四十年發掘的墓誌。

(五) 《北京大學卷》，共收墓誌近四百種，裝訂爲兩冊。本卷拓片均度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有一些拓片是其他地區和單位沒有收藏的珍品，雖屬舊拓，但却是第一次刊布于世。

(六) 《河北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爲一冊。這些墓誌，全部出土于河北省，舊拓不多，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佔有五分之一的份量。這些新出土的墓誌，大部份沒有發表過，也不見于著錄。個別誌石形體巨大，雕刻精美，實屬墓誌實物中難見的殊品。

(七) 《山西卷》，共收墓誌近二百種，全部爲山西省出土，其中長治市出土一百一十五種，佔總數一半以上。近四十年新出土的墓誌有一百三十七種。

(八) 《江蘇山東卷》，共收墓誌一百餘種，裝訂爲一冊。這些墓誌，以江蘇省出土的居多，少數出土于山東省。江蘇部份，舊拓、新拓大體各佔一半。山東部份，基本上是過去沒有公佈，也未見著錄的新誌。

(九) 《新疆卷》，共收墓誌二百種左右，裝訂爲一冊，其中大部份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出土的高昌王國至唐代西州的墓誌。這些墓誌，以近四十年出土的新品居多。

如果能把全國隋唐五代墓誌的新拓和舊拓匯集無遺，當然是我們所企盼的。但是，在組織稿件的過程中，深感目前難于實現這一願望。本書收錄的墓誌，雖然尚不完備，但應該說，現今存世的新出土的墓誌和分散各處的舊拓本已經基本上搜集起來了，所遺漏的不會很多。一些爲學術界所矚目的隋唐五代墓誌精品，也基本上包羅在本書之中了。

在本書組稿與編輯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吳樹平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超先生大力相助，各撰稿單位和各卷主編、編委成員、攝影人員都給予了熱誠無私的支持，又承蒙劉炳森先生題寫封面書簽、張守義先生設計封面、陳新先生爲本書特精裝設計函套、胡修章先生負責指導全書的印製，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 前言

本卷收載的隋唐五代墓誌可以分爲三個部分，一是揚州博物館收藏的新舊拓片，二是鎮江博物館收藏的新舊拓片，三是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和北京各大圖書館收藏的山東、江蘇地區的新舊拓片。茲分述如下：

## （一）揚州的唐五代墓誌

印志華 撰

揚州是一座有着建城二千四百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在我國封建社會的盛唐時期，揚州得到高度地發展。政治上，它是淮南道的首府；經濟上，因是水陸交通的咽喉，成爲南北貨運的集散地，又是對外貿易的國際港口；文化上，是我國東南地區人文薈萃之地，名篇佳作，不勝枚舉，文物精華，遍地遺存；軍事上，是地控南北的軍事重鎮。它的城廓肅穆，市井相連，寺觀巍峨，亭臺星布，帆檣如林，燈火耀列，繁華程度爲國內首屈一指。然而，歷代的戰火，頻繁的水災，城廓的興廢，地貌的滄桑，使唐代經營了三百年的繁華都市湮沒於地下。人們至今對唐代揚州城池的四至，行政區域的劃分，鄉里、坊里的設置分佈，橋梁、水道的變遷等還未能完全弄清。可喜的是，隨着唐墓出土的墓誌被大量發現，爲我們研究唐代揚州，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彌補了文獻資料的不足，使我們對唐代東南最大的都會揚州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

由於墓誌的內容主要記載墓主人的生平梗概、官銜、姓氏、世系宗支、生平事迹、家庭狀況、生卒年月、葬埋地點等，所以它是埋藏在地下的人事檔案，是最可靠的實物資料。此外，誌石之書體又是我國書法藝術的精髓，歷來爲學術界所重視。

揚州唐人墓誌的徵集和研究工作，早在清代中葉就開始了。那時，揚州一些有志於鄉土金石事業的文人學者，對揚州出土的唐人墓誌做了一些徵集、編纂和考證工作，如清同治時汪硯山的《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清乾隆時李斗的《揚州畫舫錄》、清同治時的《續纂揚州府志》等，對揚州唐代墓誌都有所涉及。至本世紀初，劉師培、羅振玉等人在揚州也曾做過唐人墓誌的收集和考證工作，他們收集的墓誌時代主要有貞元、元和、長慶、大和、開成、會昌、大中、咸通、乾符、廣明等，均屬於中唐到晚唐時期的墓誌。經過整理，收集在羅振玉的《廣陵冢墓遺文》和劉師培主編的《國粹學報》，以及民國十年編的《江都縣續誌》等地方志書中。但於墓誌出土地點多有疏漏，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近四十年來，揚州博物館在唐人墓誌的徵集和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從中深感唐人墓誌的研究，是整個唐代揚州歷

史研究工作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揚州出土的唐人墓誌時代最早的爲唐大曆十三年《李舉墓誌》，最晚的爲南唐保大十二年《徐常侍墓誌》，時間跨度爲一百七十六年。其中較爲重要的有《唐淮南節度使司徒同平章事贈太尉陳公女婦竇氏墓誌銘》、《唐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勾檢官文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騎都尉解君墓誌銘》、《唐范陽盧府君墓誌銘》、《唐渤海吳公故夫人衛氏墓誌銘》、《唐故太原郡王氏夫人墓銘》、《唐故前試左武衛兵曹參軍賈府君墓誌銘》等。這些墓誌的出土，豐富了我們對唐代揚州的城池變遷、行政區域的設置、歷史地理、政治、經濟、交通、書法和道德觀方面的研究資料，是一部十分珍貴的唐代揚州石刻史書。

揚州唐人墓葬一般分布在揚州近郊的城北、城東、雙橋、湯汪、灣頭等鄉和邗江縣的揚廟、瓜洲、八里、汴河等鄉。墓葬多爲中、小型的土坑堅穴磚室墓，土坑墓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這些墓葬在不同程度上遭受過人爲的破壞。

揚州唐人墓誌的質地分磚、石兩種，型制以正方形爲主，少數爲長方形。形式分有蓋和無蓋兩種，蓋均爲盃頂式，素面無紋的極少，多數蓋上飾有八卦、十二生肖、日月星辰、四靈神、寶相花等綫刻陰紋裝飾。無蓋墓誌文均按誌石的傳統排列方式排列，即右爲標題，中間爲誌文，左爲贊頌辭銘。也有極個別誌文在排列上別具一格。如《盧公弼墓銘》，它在誌文上首刻有一橫行的大字標題「唐故范陽盧府君墓銘」，這實際上起到了誌蓋的作用。標題下按常規從右到左排列標題、誌文、贊頌辭銘。這種集誌蓋和誌文爲一體的型制，在唐人墓誌中實爲少見。有的墓誌製作極爲精工，如會昌三年《范陽李文舉妻湯氏墓誌》爲褐色沙石質地，由誌和蓋兩部份組成，蓋呈盃頂式，盃頂周邊飾二方連續回紋邊飾帶，盃頂中央刻「大唐故范陽湯氏夫人之墓誌」，盃頂四坡飾有綫刻寶相花紋，蓋的兩端留有方形鏤空提孔，以便提携誌蓋使用。誌石周邊飾回紋邊飾帶，四周立面飾壺門，誌與蓋之間用子母榫投合，整個墓誌，造型別緻，雕刻精良。

唐人墓誌中記載了許多唐代職官名稱，這爲我們研究唐代職官制度提供了可信的資料。揚州唐人墓誌上記載的唐代職官名稱有數十種，具體有司徒、上柱國、刺史、左武衛兵曹參軍、法曹參軍、朝議郎、試太僕寺丞、文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騎都尉、經略使、將仕郎、縣尉等，其官階最高的爲正一品，最低的爲從第九品，另還有官職不及品階者，如「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勾檢官」，這一職官在唐《職官志》中沒有記載，只是從《職官志》的「吏部尚書」條下和「考功郎中」條下得知「勾檢官」乃是稽查勘復之官，其職責是稽查勘復江淮之間鹽鐵轉運中的諸般隱失情況。在衆多的唐人墓誌中亦有爲數較多的庶民百姓，如李舉、張仕濟等。還有一些官職與揚州大都督府和淮南節度使有關，如揚州大都督府法曹參軍、淮南節度使司徒、淮南節度衙前經略副使、淮南節度討擊使、淮南進奉使等，這些職官名稱都是研究唐代職官制度、揚州大都督府、淮南節度使職官制度的極好資料。

唐人墓誌又是研究唐代行政區劃所不可缺少的原始資料。唐代揚州郡城附近設有江陽、江都和揚子三縣，三縣的地域區劃及沿革一直

鮮爲人知，尤其是揚子縣的治所及沿革更是難以知曉。我們從《雍正揚州府志》記載中得知「永淳元年以江都之揚子鎮置揚子縣」。但多年來一直未能發現該縣的城池遺迹和相關的實物資料，所以人們設想揚子縣的治所可能和江都、江陽二縣治所同在揚州郡城內。通過近數十年的考古發掘和田野調查，我們在今揚子橋一帶徵集到唐咸通年間的經幢，發現了一些建築遺迹，最主要的是通過考古發掘，得到了一批極有價值的唐人墓誌，主要有《唐故解少卿墓誌》、《唐故解府君夫人蔡氏墓誌》，據墓誌記載，墓主是解少卿及其妻蔡氏，分別死于唐大和九年和大中四年，先後葬於「揚子縣之西鳳亭坊之南原」。該墓出土于今揚子橋以西約兩公里的汴河鄉陸洲村于莊，即唐代揚子縣的鳳亭坊，在方位上兩者是完全吻合的。這爲我們確定揚子縣的治所在今揚子橋提供了可信的原始資料。關於揚子縣的沿革，在史書裏記載甚略，通過對唐人墓誌的研究，明確了揚子縣自永淳元年析江都揚子鎮置揚子縣後，到南唐初年，改揚子縣爲永貞縣，治所仍在揚子鎮。據清雍正《江都縣志·古蹟志》中記載，南唐李昇遷都金陵時，改揚州爲東都，對揚州附廓三縣作了調整，「省江陽入廣陵」，將江陽縣與江都縣合併爲一個縣，治所在揚州郡城內，在一些志書中記載兩縣合併後改稱「廣陵」，但從出土的墓誌中發現兩縣合併後并未改稱廣陵，仍叫「江都」。如唐東平郡呂氏買地券中記載：「維唐保大拾年……故東平郡呂氏尊婆……買得江都縣興寧鄉墓地壹段。」可見兩縣合併後縣名不叫廣陵而叫江都，這就修正了文獻史料中的錯誤。

另外，通過唐人墓誌反映出唐代揚州坊里的分布及城外設坊里的重要史實。從唐人墓誌中已知江陽縣分置瑞芝坊、太平坊、崇儒坊、會義坊、仁鳳坊、文教坊、慶年坊，城郊有臨灣坊、道化坊、弦歌坊、嘉寧鄉、江津鄉、三陽鄉，江都縣分置贊賢坊、通潤坊、尚義坊、懷德坊、鳳亭里、來鳳里，城郊有歸義鄉、彭城鄉、興寧鄉、馴翟坊；揚子縣分置廣化鎮、通寰坊、通寰里，城郊有曲江鄉、江濱鄉、後江鄉、臨川里、鳳亭里。在城外設置坊里，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按唐代建制規定，城內設坊里，城外設鄉里，鄉和里是縣以下在鄉村中的基層行政單位。顧炎武《日知錄》中載：「以縣統鄉，以鄉統里。」《通典·食貨三·職官》中載：「唐代以百戶爲里，五里爲一鄉，每里置里正一人。」墓誌中所提到的「村」是自然居住點，并非是一級行政單位，陸游在《西村》詩中寫道：「數家臨水自成村」，就說明了村落是因地自然形成的。

從揚州出土的唐人墓誌中發現，有許多坊設置在城郊。如江陽縣的道化坊、臨灣坊、弦歌坊，揚子縣的鳳亭坊，江都縣的來鳳坊、馴翟坊。這些坊隸屬於鄉的統轄之下，據《唐故李彥崇墓誌銘》記載：「以其年（開成元年）七月卅日，遷葬於江陽縣仁善（鄉）弦歌坊千秋里。」這是一方反映唐代行政建制最全面的唐人墓誌。在這方墓誌中出現了以縣統鄉，以鄉統坊，以坊統里的特殊現象，反映了唐代揚州在城郊設置坊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地方性。

唐代揚州是一座對外貿易的商業都市，以其「自古爲繁華之地」的風氣而聞名于國內外。自盛唐以來，揚州一帶爲歌鐘之地，富商大

賈雲集，文人豪客往來於揚州，國際商旅也聚集於此。從墓誌材料看，唐王朝的按時開市、閉市和門禁、宵禁制度，顯然不適合揚州這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商港，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唐王朝在揚州逐步修改了法令，消除了門禁和宵禁制度，出現了「市廛持燭入」，「月中歌吹滿揚州」的繁華夜市。由于門禁和宵禁制度的廢止，打破了城鄉間的城防障礙，使城牆這一因戰爭而出現的產物，在太平世界裏失去了它對城鄉間的制約作用，使城鄉內外融為一體，十里長街，市井相連，通宵達旦，這為在城郊設置坊里創造了條件。從唐人墓誌的出土地點分布中看到，城郊的坊里主要設置在古運河畔和驛道等繁華地區，如出揚州羅城的東廓門，是北上京都和中原的運河古道，在運河北岸有著名的禪智寺、竹西亭，南岸有山光寺、長生寺，還有月明橋，唐人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說明這一帶既是風光秀麗的繁華地段，也是唐人的叢葬地區。從唐人墓誌中我們得知，運河南岸為江陽縣，從西向東為江陽縣的弦歌坊、道化坊和臨灣坊。運河北岸為江都縣的章臺鄉、歸義鄉。經羅城向西出西水門，經大明寺與雙橋驛道相通，在雙橋驛道處設有江都縣的馴翟坊。在城南市河的西岸設有江都縣來鳳坊。在揚子縣運河西側設有鳳亭坊。從上述唐墓誌的分布範圍上，可以看到揚州城郊坊里的設置原則是以商業為主導，以運河為經脈的沿街設市、隨市設坊的坊里制度。這是唐代揚州商業經濟繁華的反映，順應了商業發展的需要，表明了揚州城市性質的變化和城內外交通網絡的安排。

唐代揚州設有專門管理對外商務活動的「市舶司」。公元七、八世紀來揚經商的外國商人很多，有西亞的大食人，南亞的婆羅門人，東南亞的昆侖、占婆國人，東北亞的日本、新羅、高麗人和中亞的波斯人。其中不少外國商人長期居住揚州，最多的是波斯人，其次為大食人。他們在揚州設有「胡店」和「波斯邸」，經營珠寶、香料等中西亞的特產。據《唐書·鄧景山傳》中載：「上元元年田神功大掠揚州，殺死大食、波斯胡商二千餘人。」可見揚州是胡商雲集之地。外籍商人在揚州經商，不僅促進了揚州經濟的繁榮，同時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一九六三年在揚州城東北的五臺山出土了一方唐代光啟二年《唐渤海吳公夫人衛氏墓誌銘》，誌中載：「（衛氏）育子五人，二男三女，長子曰延玉，次曰波斯。」一個封建社會的中國人，把自己的兒子取名「波斯」，這與當地出土的「波羅球鏡（即打馬球鏡）」、「獅紋銅鏡」、藍綠色釉的「波斯綠釉罐」等文物相聯系來看，說明波斯與揚州有着廣泛而密切的關係。至今揚州江都縣的昌松地區還有一個名曰「波斯莊」的自熱村落，它反映了揚州與波斯文化交流的歷史。

唐代安史之亂時期，中原、關中地區極為凋敝，江淮一帶，由於張巡、許遠英勇捍衛了睢陽，使江淮地區沒有遭受到戰亂的影響，中原的富商大賈、文人士大夫大批遷往江淮避亂，他們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淮地區的經濟發展。詩人杜甫避亂夔府後曾托前往揚州的胡商探詢江淮生活情況，也打算東游。關於因避戰亂南遷的情況，在揚州出土的唐人墓誌中也有反映。《唐故李府君墓誌銘》記載：「公諱舉，字幼遷，魏郡元城人也。……傾因中華草擾，避地江淮，混迹汨名，高道不仕。」又《唐故吳夫人墓誌銘》記載：「其先盛族

渤海郡，因家避地，遂爲揚州焉。」唐代魏郡元城即今河北省魏縣，渤海郡即今河北、山東東部地區，皆位於睢陽以北。這些記載印證了中原戰亂，北人南遷的歷史事實。

揚州出土的唐墓誌，在國內外均有重要影響，金石家、史學家早已翹首以盼。本卷收錄揚州唐人墓誌計六十二方，其中四十方爲揚州博物館所藏江蘇地區的唐人墓誌，十四方係館藏各地區墓誌拓片，八方爲泰州博物館所藏江蘇地區墓誌。這些墓誌多是首次發表。

## （二）鎮江的隋唐五代墓誌

劉麗文 撰

鎮江地處長江南岸與南北大運河之交匯口，在唐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是當時南方的重要城市之一。

鎮江博物館文物藏品有兩萬七千多件，隋唐五代墓誌僅爲其中的一小部份。過去發掘了唐代墓葬二十三座，出土磚石墓誌十七方。

這些唐墓出土的磚石墓誌，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涉及到當時的社會風俗、政治、官制，以及有關鎮江僑民、鄉里等方面的情況，可補史籍之闕。比較重要的墓誌有《殷府君墓誌》、《孫權十九代孫《孫彥思墓誌》。這兩方墓誌記述了墓主的宦海生涯及其主要事迹。觀其一生，不失爲唐王朝耿耿忠心，頗有政績的得力官員。墓誌中提到了一些官銜職稱是比較少見的。如「知揚子留後」和「諸道鹽鐵轉運揚子院」，留後，代理之意。揚子院是唐代設在揚州管轄轉運事務的巡院，隸屬鹽鐵轉運使。又如「前江西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田揚」，田揚在新舊《唐書》中無傳，江西是江南西道的簡稱。押衙爲節度使衙內的親信武官。又如「浙江西道處置使左隨身」，「隨身」一職，未見新舊《唐書》。在這批墓誌中，交待墓主的先祖籍貫北方，而「晉室南遷，分居江左」的有李進興，其先隴西人；王夫人，其先琅琊郡人；于夫人，其先汝南郡人。這些記載說明了在西晉末東晉初，隨着王室的南遷，有大批北方人僑居鎮江。唐代時期，鎮江已成爲一座僑民之城。在唐代，潤州丹徒縣的鄉里建置，誌書無考。根據墓誌，知道了部分鄉名及其位置。如城西南的萬春鄉、竹里鄉，南面的寶心鄉等。

鎮江唐墓出土的磚石墓誌，是南方唐代考古的一大收穫，它不僅具有史料價值，而且還是唐代書法藝術的實物資料。總體看來，誌文筆法流暢，雄渾蒼勁，深受顏真卿、柳公權書法藝術風格的影響。

鎮江博物館還收藏有隋唐墓誌舊拓十六份，均爲鎮江名人袁左良、趙德如、丁遽卿捐贈，本卷也收錄了一部份。

## （三）山東的隋唐墓誌

齊魯仁 撰

自古以來，山東就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時至今日，在地上和地下留下了大量的歷史遺物。喪葬中的墓誌，便是諸多歷史遺物中值得珍視的一部份。

山東地區出土的隋唐墓誌，尚無人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和徵集。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近年在各地區墨拓了十九種。這十九種中，最早的一方是《徐之範墓誌》，墓主葬於隋開皇四年，最晚的一方是《王憲及妻杜夫人合祔墓誌》，墓主葬於唐乾寧二年。這些墓誌，都是近四十年發掘出來的，七十年代出土的有三方，八十年代出土的有十四方，《鄒明皇氏夫人合祔墓誌》則出土於一九九一年。由於出土時間不長，大多還未向外界公布。這次收入本卷，首次公諸於世，必將引起學者的注意。

除了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墨拓的十九種隋唐墓誌外，山東地區尚有許多舊拓散在各地。這些舊拓，以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最為豐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等單位也收藏了一些。在編輯本卷的過程中，進行了徵集和整理。當然，本卷收載的山東地區的新舊拓片，遠不是山東隋唐五代墓誌的全貌。有些新出土的誌石，尚未收集；有些舊拓，已編入本書《北京卷》和《北京大學卷》，遺漏個別舊拓，也是難免的。將來如有機會出版本書的續編，無疑將會把山東地區的墓誌收集得更為完備一些。

本卷中載有唐咸通六年《張崇墓誌》，誌石出土於河南，現藏鄭州市博物館，根據本書體例，應該編入《河南卷》。但在編者獲得這一墓誌拓片時，《河南卷》已經付印，只得把這方墓誌載入本卷。

## 凡例

- 一、本書所收拓本起於隋代，止於五代十國。在此期間存在的高昌、渤海、南詔、吐蕃等政權遺存的墓誌亦加收錄。
- 二、本書所收拓本按收藏單位或地域分爲《洛陽卷》、《河南卷》、《陝西卷》、《北京卷》（附《遼寧卷》）、《北京大學卷》、《河北卷》、《山西卷》、《江蘇山東卷》、《新疆卷》等，某些收藏拓本較少的單位或地域，則把所藏拓本附入其他卷中。
- 三、各卷收錄的每件拓本，不與其他卷重複。同一墓誌拓本分藏多處，只選取一件。取舍的原則依次爲：（一）選取存世石刻墓誌收藏單位或地域的拓本；（二）選取捶拓較早的拓本；（三）選取有名家題跋的拓本；（四）選取墨拓質量較好，文字清晰的拓本；（五）選取較爲完整的拓本。
- 四、每卷所收拓本的編排，一律按墓主人葬年月爲序。如果入葬年月不明，則按去世年月爲序。因誌石殘泐，致使葬年、卒年不能確定者，或墓誌原無葬年、卒年者，則根據誌文推定墓主所處的大體年代，附於某年號或某朝代之後。
- 五、少數墓誌所載年號和具體年代，與實際情況不相吻合。凡遇此種情況，排列時仍以原墓誌所載爲序。
- 六、爲了便於查檢和編製索引，每種墓誌的標題，均由編者依據墓誌首行原題和誌文擬定。標題首先列出墓主姓氏、名諱。墓誌缺泐或未載名諱者，則以字代之。名與字均無從確定者，則以某公、某君、某氏爲題。墓主係女性，則於女性姓名前冠以其夫姓名。女性係未嫁者，則於女性姓名前冠以其父姓名。
- 七、本書所收拓本，以誌文爲主。蓋有拓本者，不管在上面有無文字，均予以收錄。
- 八、說明文字中交待的墓誌刻石出土地、收藏地，均以現行的行政區劃爲準。
- 九、說明文字中標題後面的編碼，均爲拓本的收藏編號。
- 十、本書後附有索引一冊，以利查檢。

目錄

|                 |    |                  |    |                   |    |
|-----------------|----|------------------|----|-------------------|----|
| 楊通墓誌……………       | 一  | 伍松超磚地券……………      | 二八 | 李舉墓誌……………         | 五一 |
| 徐之範墓誌……………      | 二  | 董琮妻高氏韓氏合祔墓誌…………… | 二九 | 吳君妻劉氏墓誌……………      | 五二 |
| 荀彞才墓誌……………      | 三  | 麴信及妻孟氏合祔墓誌……………  | 三〇 | 趙嵩墓誌……………         | 五四 |
| 惠雲法師墓誌……………     | 四  | 馬舉墓誌……………        | 三一 | 陳君妻竇氏墓誌……………      | 五五 |
| 修梵石室誌銘……………     | 五  | 王琬墓誌……………        | 三二 | 賈瑜墓誌……………         | 五六 |
| 房古墓誌……………       | 六  | 梁嘉運及妻陳氏合葬墓誌…………… | 三三 | 王君妻□氏墓誌……………      | 五七 |
| 郭元和墓誌……………      | 七  | 張弘及妻樂氏合祔墓誌……………  | 三四 | 李崇墓誌……………         | 五八 |
| 李肅墓誌……………       | 八  | 李彥枚妻朱氏墓誌……………    | 三五 | 陳彥妻輔氏合祔墓誌……………    | 五九 |
| 徐純墓誌……………       | 九  | 王慶及妻呂氏合葬墓誌……………  | 三六 | 田旽及妻合祔墓誌……………     | 六〇 |
| 徐蕃墓誌……………       | 一〇 | 李暄妻于氏墓誌……………     | 三七 | 劉君妻杜氏墓誌……………      | 六一 |
| 張行密墓誌……………      | 一一 | 朱元及妻翟氏合葬墓誌……………  | 三八 | 來治安夫人田氏墓誌……………    | 六二 |
| 張孝緒墓誌……………      | 一二 | 唐聘墓誌……………        | 三九 | 李頴及夫人張氏墓誌……………    | 六三 |
| 司馬遷侍妾隨清娛墓誌…………… | 一三 | 王慎疑夫人張氏墓誌……………   | 四〇 | □君墓誌……………         | 六四 |
| 徐君妻路氏墓誌……………    | 一四 | 鄭實活墓誌……………       | 四一 | 靳朝俊及夫人王氏合祔墓誌…………… | 六五 |
| 程令秀墓誌……………      | 一五 | 韋元倩墓誌……………       | 四二 | 周庭墓誌……………         | 六六 |
| 朱遠墓誌……………       | 一六 | 寇恭妻王氏合祔墓誌……………   | 四三 | 高彥墓誌……………         | 六七 |
| 王義墓誌……………       | 二五 | 裴君妻韋氏墓誌……………     | 四四 | 鄭行者墓誌……………        | 六八 |
| 鄭君妻權氏合祔墓誌……………  | 二六 | 烏善智墓誌……………       | 四五 | 張仕濟墓誌……………        | 六九 |
| 孫師均磚地券……………     | 二七 | 崔克讓墓誌……………       | 四六 | 朱公墓誌……………         | 七〇 |
|                 |    | 蘇崇俠妻張氏墓誌……………    | 四七 | 王守廉墓誌……………        | 七一 |
|                 |    | 陸振威夫人王氏墓誌……………   | 四八 | 崔君妻王氏墓誌……………      | 七二 |
|                 |    | 了悟塔銘……………        | 四九 | □府君墓誌……………        | 七三 |
|                 |    | 崔府君夫人張氏墓誌……………   | 五〇 | 韋署墓誌……………         | 七四 |

|                 |    |                  |     |                 |     |
|-----------------|----|------------------|-----|-----------------|-----|
| 朱君及妻陸氏合祔墓誌····· | 七五 | 顧崇□墓誌·····       | 九八  | 盧公弼墓誌·····      | 一二一 |
| 顏永墓誌·····       | 七六 | 解少卿妻蔡氏墓誌·····    | 九九  | 令狐紆墓誌·····      | 一二三 |
| 李進興墓誌·····      | 七七 | 鮑君及妻王氏合祔墓誌·····  | 一〇〇 | 任玄墓誌·····       | 一二三 |
| 臧暹墓誌·····       | 七八 | 許贊墓誌·····        | 一〇一 | 盧榮夫人劉氏墓誌·····   | 一二四 |
| 張巽墓誌·····       | 七九 | 荀夫人墓誌·····       | 一〇二 | 韓倭墓誌·····       | 一二五 |
| 殷府君墓誌·····      | 八〇 | 張夫人墓誌·····       | 一〇三 | 周徒墓誌·····       | 一二六 |
| 鄭準墓誌·····       | 八一 | 洪君妻張氏墓誌·····     | 一〇四 | 張弼墓誌·····       | 一二七 |
| 張君妻吳氏墓誌·····    | 八二 | 康叔卿妻傅氏墓誌·····    | 一〇五 | 陳夫人墓誌·····      | 一二八 |
| 劉逸墓誌·····       | 八三 | 令狐懷斌墓誌·····      | 一〇六 | 嚴夫人墓誌·····      | 一二九 |
| 韋君妻鄭氏墓誌·····    | 八四 | 張君妻封氏墓誌·····     | 一〇七 | 趙琮墓誌·····       | 一三〇 |
| 徐及及妻劉氏合祔墓誌····· | 八五 | 朱萱墓誌·····        | 一〇八 | 李辭墓誌·····       | 一三一 |
| 解少卿墓誌·····      | 八六 | 王玉箕合祔墓誌·····     | 一〇九 | 張用合祔墓誌·····     | 一三二 |
| 魯敬復墓誌·····      | 八七 | 傅存及妻李氏合祔墓誌·····  | 一一〇 | 蘇氏墓誌·····       | 一三三 |
| 劉公制墓誌·····      | 八八 | 王容墓誌·····        | 一一一 | 蔡君妻張氏墓誌·····    | 一三四 |
| 張玘墓誌·····       | 八九 | 劉鈞妻丁氏墓誌·····     | 一二二 | 傅簡文妻董氏合祔墓誌····· | 一三五 |
| 薛元常妻楊氏墓誌·····   | 九〇 | 李府君夫人張氏合祔墓誌····· | 一二三 | 孫綏墓誌·····       | 一三六 |
| 臧暹妻魏氏墓誌·····    | 九一 | 李楷墓誌·····        | 一二四 | 成君信墓誌·····      | 一三七 |
| 王夫人墓誌·····      | 九二 | 許君妻戴氏墓誌·····     | 一二五 | 耿庸及妻王氏墓誌·····   | 一三八 |
| 李文舉妻湯氏墓誌·····   | 九三 | 韋練妻居氏墓誌·····     | 一二六 | 善悟塔銘·····       | 一三九 |
| 曹君張夫人墓誌·····    | 九四 | 侯氏墓誌·····        | 一二七 | 駱潛墓誌·····       | 一四〇 |
| 弘夫人墓誌·····      | 九五 | 張崇墓誌·····        | 一二八 | 吳君妻衛氏墓誌·····    | 一四一 |
| 于夫人墓誌·····      | 九六 | 過訥墓誌·····        | 一二九 | 孔君墓誌·····       | 一四二 |
| 劉舉墓誌·····       | 九七 | 湯君墓誌·····        | 一二〇 | 許和墓誌·····       | 一四三 |

|                  |     |
|------------------|-----|
| 鄒明皇氏夫人合祔墓誌·····  | 一四四 |
| 孫珣妻張氏墓誌·····     | 一四五 |
| 王憲及妻杜夫人合祔墓誌····· | 一四六 |
| 唐彥隨墓誌·····       | 一四七 |
| 劉會墓誌·····        | 一四八 |
| 孫彥思墓誌·····       | 一四九 |
| 張康墓誌·····        | 一五〇 |
| 高難及妻杜氏合葬墓誌·····  | 一五一 |
| □君及妻張氏合祔墓誌·····  | 一五二 |
| 張君墓誌蓋·····       | 一五三 |
| 李濤妻汪氏墓誌·····     | 一五四 |
| 王仁遇墓誌·····       | 一五五 |
| 姚嗣駢墓誌·····       | 一五六 |
| 王氏墓誌·····        | 一五七 |
| 徐常待墓誌·····       | 一五八 |

隋故盧陵太守楊府君墓誌銘  
君諱通字達之青州盤陽郡人也其先春  
祿時楊子簡有成靈之功隨錫楊氏爲紫  
旌丹車之貴豪滿五郡行周民望之士揚  
名於中葉祖諱東漢勅使羽騎尉父  
諱鎬起鎮北平府參軍漢北太守建成將  
軍君仕盧陵太守虎賁中郎將威武將  
軍沙漠馳譽開皇元年二月三日遘卒卜  
開皇二年四月六日塋於淄川城東八里  
凡厥士友至於賓僚鐫石題徽式揚景烈  
乃作銘曰  
月鏡雲升漢高星朗綿綿簪纓墨黻  
行歸於隋萬民所望赫赫新塗繼體承英  
六龍登号三虎馳名并谷有遷斯名以誠

楊通墓誌

隋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四月六日葬。出土於山東省淄博市。拓片長43厘米，寬41厘米。正書。

